

# 大雁听过我的歌

■ 李立泰

编写短篇小说集《过麦》,我稍稍喘口气,看着电脑屏幕发呆。不知咋回事,此时回想起老家的一幕幕刻骨铭心、难以忘怀的往事。

我写小说,好回老家,扑进鲁西大平原,下来自行车,站在地头,掏出烟来敬给各位父老。望着眼前这些土里刨食的乡民——兄弟姐妹们在烈日下挥汗劳作;哥哥的膀子晒得油亮,嫂子身壮如牛,小褂儿粘在白馍馍似的胸脯上;老牛卖力地拉犁,汉子扬鞭扶犁,倾听犁铧切断草根的脆响;看阳光下新翻泥土的浪花,俯身抓把湿润的土块攥个蛋儿,送到鼻子上闻闻那润润的清香。女人顺着深深的犁沟撒化肥。我听着哥哥骂牛的吆喝,听着那风调雨顺也受穷的声声叹息,听着那长长的日子,然后把在血汗里浸泡的种子埋进希望里。庄稼人过日子真是不易。进村,望见炊烟袅袅,闻着馒头、窝头的香甜,耳畔是“滋滋啦啦”的炒菜声、狗的欢叫、母鸡“咯咯咯咯”地唱歌……这一刻,小说便有了魂魄。

小学语文老师发动学生订阅《少年文艺》,我壮着胆给母亲说了。订刊物是母亲几个月来卖鸡蛋攒的钱,挤出点儿可怜的零票几硬币。吃饭时父亲举着筷子,筷子点着咸菜问母亲:“你怎么弄的咸菜,没点儿咸味!”母亲像做了错事的孩子满脸含泪,低头不语。父亲哪里知道母亲把吃盐的钱挪用了。

每当我学习累了,看着同学们玩耍得很,也想玩儿的时候,母亲提着兜,去集上卖鸡蛋的场景就浮现在眼前。母亲把鸡蛋擦得干净发亮,小心翼翼整齐地摆在毛巾上,母亲仰脸用期盼的眼神注视着每一个赶集人,盼他们快走鸡蛋。每每我眼前浮现出母亲为我订《少年文艺》卖鸡蛋的场景,就不容许自己读书有一刻的懈怠和偷懒。

还有一个故事,也是关于鸡蛋的。一天午饭后去上学,下午上作文课,可写作的本子还没买。我盼着老母鸡快快上窝,可是它老在窗台下散步,人在窗台上它在窗下。窗台上它有它下蛋的窝。它终于飞上了窝,头朝外趴卧在那儿。我目不转睛地盯着老母鸡,看出来为下蛋它在发力,脸儿憋得通红。母鸡生活也一般,没有足够的营养下蛋。我和母亲急得团团转,此时学校预备铃“当当、当当”地敲响了,急得我头上冒汗。可老母鸡的蛋还没下出来。它脸儿红红的还在努力。谢谢地……它飞下窝就“咯咯咯”地叫了。我伸手把温热的鸡蛋装在兜里,朝供销社采购站飞奔而去。卖完那个还热乎的鸡蛋,我拿着五分钱跑去书店买了个作文本。紧赶慢赶,待我跑回学校时,还是迟到了。作文课已开始十几分钟,老师知道迟到原因后没批评我。那节作文课,我就写纪实作文《买本子》。老师批阅“优”,点评故事真实、小说化的语言、细节感人、人物生动,活灵活现。作为范文在班上朗读,贴在教室后面的墙上展出。这也成了我“发表”的第一篇作品。

高中毕业,回乡参加劳动。向父亲和老农学习,不夸张地说,我没有不会干的农活。包括技术含量最高的“撒菜栽儿”“棉种催芽”等。我最犯愁的棉籽生

芽,请教了农业技术站站长,那就试试吧,晚上把百斤棉籽放屋里地上,烧六壶开水,往棉籽上浇,边浇边调,调完蒙上粗布被单子,第二天一早掀开被单子,哇!棉籽上都冒出芽儿,像顶着粒粒白芝麻。我做得好,队长都竖大拇指。作为回乡知青,咱算是有文化的农民。叫我去看看他家的棉籽,他给棉籽蒙上被子,里边埋着个二百瓦的灯泡。我说这样不行,特别是灯泡太热把周围的棉籽烤熟了。过麦、过秋我都亲历过。炼狱般的过麦,给人扒层皮,往死里干的劳作锻炼了意志。

最考验人的是挖河。民谣“脱坯泥房,活见阎王,不信往河上。”可见挖河累人之厉害。当年响应毛主席号召“一定要根治海河”。我曾参加“西大平沉沙池”筑堤工程,水利部组织的晋冀鲁豫四省联合会战“漳卫新河”开挖工程,这项工程称为“国河”。全公社民工600余人,县汽车运输公司的29部汽车把我们拉到德州。主车装面粉、被褥,坐人。拖斗装地排车、铁锹、苇席、麦秸、干草等。走的那天是霜降节气,天气真应时,刮着大北风,黄风裹着枯枝败叶卷上天空,全公社的民工都蜷缩在供销社门前等汽车,我们浑身是黄土。沿途临清、夏津等地的地瓜秧叶子全被霜打黑了。没缝子的货车,坐在里面,北风打脸,我们缩着脖子,脸朝后,树木、村庄、棉田、干枯的玉米林刷刷地朝后跑去。下午到了德州,来不及伸个懒腰,带工的师傅催我们快卸车。过来一位戴毡帽的汉子,穿草鞋的人,骂骂咧咧地冲我们喊话:抓紧卸,不然把您拉到德州去!原来我们卸车地叫“七夕大队”。离德州市区七里路。

谢谢地,我们公社施工营在七夕大队号了房子,不用在工地挖地窑子住。我大队的四人住在一位大哥不用的厨房屋里,门口钉上苇席,铺上麦秸,睡地铺,那就是享福了。以连为单位一个伙房,当然顿顿吃窝窝,喝玉米粥,吃萝卜干儿。凌晨3点吹起床号,晚上9点收工时,星星已出齐。下午5点伙房送热窝窝来,民工干吃,号称“加钢”。我累得吃不下,反胃吐酸水。实在没劲了,背上搭绳拉车,葡萄,腿酸打哆嗦出虚汗,还喊着号子,几乎是往河崖上爬。开工19天我们没见过大哥的面。凌晨上工大哥还没起床,晚上收工大哥休息了。眼看着河一天天加深,阵阵大雁哇哇叫着往南飞。一直干到大雪后,河底水结冰啦,公社施工营的何营长挽腿,光脚丫子蹬冰碴子,拿着手摸喇叭,喊民工下河里,一定要挖到设计的深度。工期54天,我的铁锹磨下去近两厘米,裤子、褂子磨烂了,头发捻着像乞丐。中间我累病了,房东大嫂给我擀了面条喝。几乎累死在那儿。

从德州回来托朋友找工作,要离开农村。第一个是去公社广播站爬杆子,我是高中生,会安装收音机,会写点东西,公社党委已同意。但被派出所的儿子顶替了。我掉泪难过得蒙头睡了两天,啥时候是出头之日啊!后来县卫生队给公社要两个担担的,我愿意去县卫生队。挖河累死人,挖茅子熏不死人,可是被院中大叔拦下来,叫我等机会……

后来,我在公社干了临时工,在文化站除去做好文化工作还写新闻报道啥的,年年当先进。其间偷偷摸摸地写起了小说。感谢宣传部、文化局、文联领导及同志们几十年来对我的扶持培养,我走上了小说创作之路。感谢朋友们一路支持,感谢父老乡亲们的厚爱。当年跋山涉水寻找写小说的灵丹妙药,没少读小说创作理论,创作谈之类的文章。我记住了一个作家说的话:散文是说我,小说是我说。

在这里,我借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句话:我怕的是对不起我所遭受的苦难。

# 三株玉兰

■ 韩英民

清晨,推开窗,一缕芳香扑面而来,清新的空气沁人心脾。我伸了伸懒腰,举目远眺,不远处三株盛开的玉兰映入眼帘,白、粉、紫三色争奇斗艳,竞相绽放,顿觉自己仿佛置身于花海,陶醉其中。

我对玉兰知之甚少,最初的印象是有许多名叫玉兰的女孩,懵懂间觉得玉兰是漂亮的。什么是玉兰?玉兰长什么样?一概不知。直到在青岛读中专的时候,方在中山公园的一角,看到了一株只有花没有叶的树,一问方知叫玉兰,尽管觉得好看,但中山公园终究是樱花的世界,很快被婀娜多姿的樱花冲淡了。

再次看到玉兰,是县城大规模改建提升之后,一些地方也栽植了玉兰,数量不多,偶尔看到也没有引起太多的注意。有一年的春天,我步行上班,路上看到了一株白玉兰,洁白无瑕,亭亭玉立。站在树下观望了好长时间,这是我第一次仔细地欣赏玉兰,花朵硕大而洁白,芳香浓郁,一朵朵鲜花犹如插在树枝上,令人心旷神怡。

来年的春天,我萌生了栽几株玉兰的想法,于是来到树苗市场挑选了两株,一株白色,一株粉色,都带着花蕾,高高兴兴地栽到老家的院里。结果很多天,不知是什么原因,树未能成活。第二年春天我又栽了两株,还是没有成功,自感与此花无缘,所以就放弃了。

真正喜欢上玉兰,是退休来到济南之后。每年的春天,小区里、大众广场、青龙山公园,无论走到哪里,最耀眼的就是一株株盛开的玉兰,接触玉兰的时间越久,兴趣也越加浓厚。清晨看到的三株玉兰,就是在小区的一角,正好在我

# 运河传·醒泥

■ 魏华北

漂泊了半生,李不群还是卫河边上那个玩泥巴的孩子,尽管他的鬓角、短须甚至眉梢都染成了白色,像是在面粉里蘸过一样。

“我去河里寻些好土。”李不群两眼盯着树上待开的石榴花,声音低沉而羞涩,“要等傍黑回来。”

吴茵冲着这个租客点头笑笑。朝阳一束束照着树梢,也映红了吴茵的脸颊。卫河的水从河汉里流出,漫过运河往昔的河道。

吴茵的民宿开在张秋镇的东南一隅,隔着栅栏远望,可以看见芦苇和野间的水光。民宿门楼下挂着一块木匾,几个行草字写得行云流水:故道·顾乡。

卫河是李不群漂泊的起点。他沾满泥巴的手不知道被爹打过多少次,血水顺着掌纹流进了泥渣。他不在乎,他离不开泥巴,那么湿润细腻,那么懂他的心思,揉揉捏捏就能变幻成梦想的样子,猫儿狗儿,牛儿羊儿,或者是爷爷布满皱纹的黑瘦老脸儿……

“泥巴能当粮,还能当饭?”爷爷捶胸顿足地劝他,“千万莫学‘泥痴’呀!”

李不群感到十分委屈,“泥痴”的故事正是爷爷讲给他听的。爷爷说,没人喊他姓名,那人自号“泥痴”,行到他们镇上算是落了脚;爷爷说,那时候运河里漂满了商船,南腔北调

住所的前方,不知是哪位有心的师傅,精心把三株不同颜色的玉兰栽植到了一起。最先开花的是白玉兰,其次是粉色的,开得最晚的是紫玉兰。三株玉兰相映成趣,成为了小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。

玉兰在传统文化中,是高洁、雅致的象征,早春开放,具有无叶先花的特性,被文人墨客赋予不屈不挠、追求卓越的精神品格。玉兰的花语通常被诠释为报恩、真挚、高洁、芬芳及纯洁的爱,其寓意多与高尚品格和真挚情感相关。白色玉兰被视为“纯洁的爱”与“真挚”,常常被用于表达纯粹的情感;粉色玉兰侧重“报恩”与“高洁”,适合用来传递感恩之情;紫色玉兰为“芳香情思”与“俊朗仪态”,寓意着优雅与深情。

玉兰与牡丹、海棠同植有“玉堂富贵”之意,与金桂同植又有“金玉满堂”之意。玉兰的枝干也独具特色,粗壮而挺拔,向上伸展的姿态,充满了力量感。枝干上的树皮光滑而细腻,呈灰褐色,随着岁月的流逝,会逐渐变得斑驳陆离,增添了几分古朴的韵味,与洁白的花朵相互映衬,更显玉兰的高洁与典雅。

玉兰花开,其美丽与高雅,引得无数诗人竞相赞美。唐代王维的《辛夷坞》:“木末芙蓉花,山中发红萼。涧户寂无人,纷纷开且落。”辛夷即紫玉兰,意境幽远,展现自开自落的超然;明代文徵明的《玉兰》:“绰约新妆玉有辉,素娥千队雪成围。我知姑射真仙子,天遣霓裳试羽衣。”诗句以细腻的笔触将玉兰比作身着霓裳的仙子,极言其超凡脱俗的仙姿。这些诗句不仅描述了玉兰玲珑剔透、芬芳馥郁的美丽外表,更传达了其内在的高洁品质与精神内涵。读后回味无穷。

“一树玉兰,满目清欢。”形象地表达了对玉兰美景的赞美,同时又是对一种淡泊宁静、悠然自得的生活态度和心境的追求。玉兰以其淡雅的芬芳、高洁的姿态和顽强的生命力,而成了自然之美的象征;“清欢”则表达了我们内心深处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。

在这个喧嚣繁杂的社会里,我们可以学会放慢脚步,用心去感受生活的美好,像欣赏玉兰一样,去发现身边的美,带着对玉兰的崇敬之心,净化自己的心灵。让欢乐陪伴我们走过人生的每一个阶段。

小孙子一声:爷爷吃饭了。把我从思绪中唤醒。

的人在镇上挤得热闹;爷爷说,“泥痴”的手艺真是精到,从箱子里掏出一块泥巴,对面坐个人,甭管男的、女的、老的、少的,在他的手上三五下就活了起来。

李不群不服气地嘟囔:“我就是当‘泥痴’哩!”

爷爷见他听不进去,急得直跺脚:“啥‘泥痴’,不就是个泥疯子?”

那天,在运河故道的河汉里,爹发疯般扯着他的衣服往学校拽,拉扯到卫河边上,李不群挣脱了爹的手,一个猛子扎到河里。

带着从河里抓起的一把泥,李不群记不清去了多少地方,见了几个师傅。“泥痴”也好,泥疯子也罢,他感觉自己一直在跟随一个老头儿行走,或者说一个老头儿始终在他身后跟随着他。

竹子搭一个敞篷,泥巴糊一眼柴窗,深夜孤灯,李不群搓一个泥条喂进嘴里,用舌尖和牙齿品鉴着泥巴的呼吸和温度。

一个老者叹息着说:“何苦呢!”

“这泥,咋还是隔着一层?”李不群自言自语。

“真要一辈子靠这个?明白告诉你,还比不上老泥疯子哩。”老者出现在闪烁的灯影里,咧着嘴揶揄道。

“没见过《清明上河图》吧?”李不群鼻孔里发出冷笑,泥手指戳着自己的胸口,“千百个故事、人物,在这里装着呢。”

老者没搭话。李不群又狠狠地补上一句:“也有你!”

“出走的这儿,或许正是收网的这儿。”老者幽幽地说完,闪身离去。

李不群辗转回到了张秋镇,在爷爷和爹娘的坟前枯坐半夜,哆哆嗦嗦从包裹里捧出几个小泥人儿,用力掰开、揉碎、撒在坟堆上。

天将亮时,疲惫不堪的李不群扑倒在“故道·顾乡”的门前。

吴茵并未太过惊讶。眼前这人看上去像个手艺人,好像又不仅仅是个手艺人,完全陌生,却又似曾相识。吴茵精心准备了粥饭,腾出半间库房暂且将李不群安顿下来。

“知道‘莲花土’吗?”李不群将养了几日,

# 宇宙襁褓

■ 王雨辰

在深不见底的黑暗里  
在空旷冷寂的黑暗里  
歌咏时间与空间的渺远  
只是徒劳

但我听见命运在轻声倒数:  
“三、二、一”

于是我紧握你的手  
一脚踩碎  
蓝色琉璃染就的天空  
踏入宇宙永恒襁褓

在那里,我们永不会长大  
世界永远保持新生  
有花芽在这裂隙中冒出  
有日光自这裂隙间洒入

它们舒展着  
繁衍着  
耳畔倾听亿年前传来的  
最遥远的回声  
目光探寻那次爆炸  
未曾削弱的光芒的痕迹  
从未停歇,从未终止  
不知疲倦,生生不息

透过你的眼眸  
那是一次  
超新星爆炸的余晖  
一声香农极限边缘的叹息

而在无数个惯性系中的明天  
你仍回头望向我  
与此同时  
世界依旧年轻  
依旧自由呼吸  
依旧如  
未经褪色的琉璃般  
湛蓝无比

吴茵有意无意地问道。吴茵明目圆脸,张口自然含笑,声音清丽又温厚,话里似乎有什么禅机。总是让李不群想起灯影里与老者的对话。李不群有些迷茫地摇了摇头。

“就在那儿。”吴茵抬手指向不远处,“运河里流淌着江南的水,卫河又带来黄河的泥沙,千百年来融合积淀,这里的泥土自然就有了别样气韵。”

李不群挥汗如雨,握着泥土,晾晒、打碎、过筛、装袋……暴雨来得突然,乌云从西北天空卷过来时,李不群还浑然不觉。

一阵疾风吹过,硕大的雨点斜斜地砸了下来,他连忙弯身护住泥土袋子,慌乱中不知所措。这时,一件宽大的雨衣披在了他的身上。是吴茵,雨水正顺着她的面颊流过会笑的唇角。

雨后黄昏,夕照红彤彤的。吴茵端着面盆经过库房,听到里面似有人语,她担心李不群淋雨生了病,忙推门而入。

“淘洗、压滤、揉泥、阴干,还有这莲花土……”李不群似梦非醒,掰着手指一遍遍地问,“泥痴啊,您能不能明示咱到底隔着哪一层?”

吴茵又惊又喜,猛拍李不群的肩膀,“你在跟谁说话?”

“泥疯子?”李不群问道。

“泥疯子姓啥?”

“谁知道那老头儿姓啥?”李不群这才猛然发现立在身后的吴茵,他终于反应过来,用力回想当年听来的故事,“姓吴?”

“俺姓啥?”

李不群的嘴张得大大的。吴茵掀开面盆的盖布,揭掉笼布,露出洁白细软的面团。她用手戳破面皮轻轻一按一提,竟挑出道道银丝,银丝在手指间舞动。李不群呆住了。吴茵转身随意拍打几下,面团便成了无破绽,完美如初。“醒醒!”吴茵大声道。李不群惊得浑身一颤。“醒醒,说的是泥!”吴茵咯咯笑出了声,“就像这发面团儿,先把它擀在一边儿。”

“醒多久?”李不群着急问道。

“七七四十九,九九八十一,或者三百六十五……”吴茵端起面盆,笑着走远了。

# 诗和远方 就在家乡

